

田中芳树 著

银河英雄传说

飞翔篇



第 6 集

银河英雄传说

6

飞翔篇

作者：田中芳树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日本电视小说精品

银河英雄传⑥—飞翔篇

田中芳树—著

蔡美娟—译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0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二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5387—1993—8/I·1029 定价:12.00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序章 地球衰亡记录	(1)
第一章 邱梅尔事件	(19)
第二章 一个退役生活者的肖像	(48)
第三章 访问者	(73)
第四章 过去、现在、未来	(89)
第五章 混乱、错乱、惑乱	(116)
第六章 圣地	(145)
第七章 战斗开启	(165)
第八章 无止境的休假	(196)

序 章 地球衰亡记录

“……过去人类社会仅存在于一个名叫地球的天体上，而现在则存在于以地球为主，和其他少数行星所组成的天体上，至于未来的话，人类社会将建立于许多的天体上，而地球则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并不是一个预言，只要将时期假设于未来，即可明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既成事实……”

在西历二一八〇年，当时担任地球统一政府第五代宇宙省长官的卡罗斯·席尔法，在冥王星楂团出发前的时刻，发表了这样的一段谈话。席尔法在当时虽然是一个有能的实务家，但却不是具有特别优越的哲学性思索或独创之表现能力的人，这一段演说就正如本人所说的，不过是把一般人所熟知的常识阐述出来而已。

但是这个常识在具体化并成为事实之前，人类却要先饮干同胞们多达亿公升的鲜血。人类的政治中枢真正从地球往其他的天体。是远在席尔法的演说之后大约七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西历二二九年，当地球统一政府（GG）诞生的时候，历经了长达九〇年战乱而疲惫不堪的人们，满心以为人类所产生的最恶劣的创造物——主权国家已经从地面被一扫而空，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生命也将由被掌权者当作是滞其欲望之祭品的愚劣行为当中永远地被解放开来。在被称为“十三日战争”的争斗当中，所动用的热核武器，使得当事者的北方联合国家（NG）和在大陆合州国（USE）这两国的大都市圈沦为吸收辐射能的井口，可说是自食其滥用武力的恶果。但是那些毫无野心、不需为此战事负责的弱小国家却被那滥用武力的恶果。但是那些毫无野心、不需为此战事负责的弱小国家却被那

些象是食肉兽一般毫无人性的国家卷入猛烈的战争当中。两大强国基于害怕某些与彼此之间虽毫无利害关系但却蕴藏有资源的国家受到敌国利用之理由,竟也使用热核武器对之发动毁灭性的攻击,因此两大强国的灭亡,对于那些好不容易生存下来的国家而言,也可说是稍稍值得安慰的事。而为了防止日后类似这些大国肆虐的情形再度发生强而有力并且统一的政治体制成为一般公认所必需的政体。

但是就长期来看,这或许只是将复数的权力统合成为一个单一集中的权力也说不定,只不过人们已经疲于以挖苦的眼光来观察事物。

有人说:“若没有了战争,就只会发生内乱了。”

这或许应该是正确的说法,但是对于某些人,这种不具有任何希望和喜悦的意见,却是捂起了耳朵不愿意去听。不过当时世界人口已锐减至一〇亿左右,食粮的生产力受到重大的打击,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股势力有余力来发动内乱。

统一政府的首都建立于澳洲大陆东北部,面临太平洋的布里斯培恩。都于此主要是基于该地位于南北球,战乱期间未受到战争太多的摧残,并且拥有广大丰富的土地资源,已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商圈之一环。此外,还有因该地区远离两大战犯国等各项理由。

统一政府诞生之后的人类史与以前的历史相比,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宗教的支配力量很明显地低落了许多。因为旧有的宗教势力对于动乱时代的缩短并没有任何的贡献。相反地在动乱的初期,各个对立的势力之间,彼此相互的憎恶与偏见更成了助长战火的主因,当时各个宗教所拥有的私属军团假借神的名义,你来我往地虐杀他们眼中所谓异教的徒的子女。更有甚于此的是在北方联合国家崩坏之后,割据了北美洲大陆许多弱小宗教国家将过去以理性和共和政治为主要诉求根据、广大的产业国家亦成了满地金属、树脂与水泥的原野,更到处散布迷信和排他性的病原菌,使得残活下来的人们在肉体上、精神上都遭到破坏。

最后的结局是天神未降临,而救世主也未曾出现,人们靠着自己的本

身的力量,将世界由接近灭亡的深渊边缘救回来。

于是乎整个人类社会的重建急速地进行着。人们狂热地投身入大大小小的事业当中,建设都市、绿化荒野,将脚步迈进到那个被称作是宇宙的边境。

“具有边境的文明不是会衰弱的”这种说法一般认为是正确的。在地球政府成立(西历二二九年)以前,人类的足迹虽然曾经到过火星,但是在西历二一六六年就已经超越了小行星带,在木星的一个名叫伊身的卫星上建立了一年开发基地。在那个时候,统一政府里面最富有活力的部门便是宇宙省了,这个由航线、资源、设施、通信、管理、教育、学术、勘察、船舶等各局所组成的庞大组织总部设置于月球的表面上吗,其规模随着时间的成长而扩大,在二二〇〇年代的中期,其总人口便已经凌驾了首都布利斯培恩、而(布利斯培恩是地球的首都,但月面都市却是全太阳系的首都)的声浪也就是在此时扬的。

在那不久之后的一段时间,人类真正的生活圈暂且止于太阳系的内部。人类的第一艘恒星星际勘察船虽于二二五三年向半人马A星出发,但历经了二十年之后亦尚未回航行的经验却合处人们失望而气馁。其实就总人口只有四〇亿的当时而言,光是太阳系内部便可确保有足够的生活空间了。

西历二三六〇年,超光速航行终于实现了,以安特涅尔·亚诺修博士为首的宇宙省技术群成了全人类的英雄。初期的瓦普跳跃飞行,距离非常短,而且对于人体,特别是女性的生育能力有着明显的不良影响。但是到了二三九一年,此项航行技术便不断地努力之后达到了完全的实用化,勘察的领域也随之扩大,到了二四〇二年,更在卡那普斯星系里发现了可作为居住之用的行星。于是恒星星际间移居的时代就此揭开了序幕。

但是恒星星际间航行的开始,却是“单一权力”体制开始产生龟裂的第一步。西历二四〇四年,正当第一批恒星移民团乐观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正出发前往伊奥的恒星星妹航行基地之际,统一政府的首脑群们也正齐聚在地球的布利斯培恩市中,对于远离的地球的殖民地将授与何种程度的自治权,此一议题进行冗长的讨论

一个最初设立时名称为“宇宙省航路局航行安全部”的小机关,于是升格为“宇宙保安局”,并且组成“宇宙警备队”,由省次长带领加以统筹指挥。但是最后“宇宙军”的成立还是在历经了八〇年岁月以后的事情。在此警备队成立的时候,统一政府说明这支队伍的性质与统一政府成立之前,北方联合国家那自天顶对弱小诸国加以胁迫威压的航空宇宙军是截不同的,这是为确保市民航行宇宙的安全,防范犯罪与事故的发生,也保障人权和经济机构所设立的治安系统。到了恒星星际航行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已忘记了过去所有的军队在高唱和平防卫的同时,也曾经疯狂地进行与向外征伐的这项事实。

“军队其实是一个国家内部最强的暴力组织”这样的一个命题,对于明瞭近代历史的人而言,可说是一个恐怖的常识。而且在一个全人类的统一国家当中,其外侧根本也没有任何超乎其上的武力集团存在。光就这一点而言,最小限度的武力就已足足够了,但是宇宙军的组织却是毫无限度地愈来愈肥大。

到了西历二五二七年,已呈现肥大的军队组织,其内部颓废的状况,便于在统一会议的紧缩军备,军备管理部会当中受到充满讽刺挖苦的告发。

……所谓的高级军人,难道就是武装贵族的别名吗?举例来看,第四方面总监部所属的台吉希兰得宇宙母舰的舰长——阿诺尔多·F·巴契上校,我们来拜见一下他优雅的生活情况,他的房子由办公室、起居室、卧房、浴室组合而成,总面积达二四〇平方公尺,附带一提的是他的房子下层是士兵用的居室,相同的面积当中却要挤进九〇名的士兵。另外,就劳动力方面而言,舰长底下编置副官是当然的,除此之外,还有秘书(女性官)一名,勤务兵六名,专用厨师两名,以及一名特别护士服侍他。不用说他的薪水当然是由国民所负担的税金当中来给付,但是比这个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一个极为不人道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居然让一个需要护士来看护的病人负起指挥全舰的重责大任。”

但是这样的告发却成了批评责难的目标。因为军部本身无论在议会或者言论界,都已经拥有相当足够的辩护者为他们辩护。

而恒星际航行作为人类带来无限发展的美梦,却因为当时技术与距离的障碍而开始逐渐凋零。二四八〇年,人类的生活圈仿佛是一个以地球为中心,半径为六址光年的球体,到了二五三〇年半径扩展到八四光年,二五八〇年,半径为九一光年,二六五〇年,半径则只达到九四光年,明显地呈现停顿的状态。由此似乎可以看出统一政府诞生以来所呈现的活力正在逐渐丧失当中,但是唯独军队与官僚组织却仍然像是恐龙一般地持续肥大。

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不公平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此时的地球早已完全放弃了农工矿业的生产,转而利用资本与金融来支配数目超过一〇〇个殖民星球上的产业,贪婪地吸取着利益与资源。就政治上而言,殖民星球的自治与作为地球的一部分所应享有的权力只是形式上被认可,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与地球对等的地位。虽然有泛人类评议会这样的机构,但是七成的代议员均由地球所选出,而相关法规的修正则必须有七成的赞成,因此修正成了永远的梦想。有一次,司卡星系所选出的代议员曾经要教纠正对于地球财富分配不平均,但是所得到的回答却是:

“殖民星球人民之所贫困,是他们的无能,他们必须为此负责。至于像吾等地球市民为此必须背负罪责的这种说法,其实只不过是种缺乏自立心与向上心的一种奴隶精神的表现。”

统一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共和党的书记官裘希亚·亚留布里克的这番回答引起了殖民星球人民情绪激昂。此外,对于当时有些在地球资本的压力之下被强制进行单一作物的栽培,但却又被价杀得血本无归,最后濒临饥饿边缘的殖民星球,地球方面的反庆也嫌太过于冷淡。

“当时,地球一直缺乏资源的,但是除了资源之外,地球人还缺乏想像力。特别是后者,更是引起事态恶化的主要原因,这是无庸置疑的。”历史学家伊布恩·夏马曾经这么说道。

就在缺乏想力的时候,地球上的住民们很骄傲的贯彻着强者理论。强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强者,就在于武力与财富。地球搜刮殖民星球上的财富,然后藉以强化军事力量。殖民星球的人们其实是在养活那些被用来对自己进行监视和镇压的士兵们。

殖民星球的人们在到达一个忍耐的极限之后，终于在西历二六八二年，一致团结起来对地球提出要求。第一，缩减过度膨胀的军备。第二，依人口比例，来决定泛人类评议会中代议员的席次分配。第三，地球资本得停止一切对于殖星球内政府的干预。对于提出的一方来说，这些只不过是一些理所当然的小小希望，但是对于被要求的一方而言，则无疑是难以被容忍的褻渎与冒犯。如果是卑躬屈膝地恳求的话还姑且不论，竟然敢用要求的字眼？那些自不量力、未开化的边疆野蛮人竟然敢用对等的口吻对宗主国同时又是超强国的地球提出要求？

地球于是终止了支付泛人类评议会的分摊金，但是同时也重新察觉太平时代开始要结束，应该要采取一些因应的对策了。

历史学家伊布恩·夏马叹息地说道：

“……在这个时期，地球在精神方面的衰退已经是无可救药了。即使是有违公正的原则，仍然想尽一切所有的方法要确保既得权利。藉由压制反对者以绝对达到确保既得权利的精神思绪当中，是否仍然还留有进步与向上的余地呢？”

但是，就事实而言，对当时的地球人来说，所谓的进步与向上或许真的已经是没有意义了。对于殖民星球的不满，地球企图以阴谋与武力强力镇压。但是同时反地球派的先锋也已经被选出，那就是一向为人所恶的西留斯星系政府。

于是奇怪的风声开始流传了。

西留斯之所以动不动就对地球加以批评，并不是了谋求和平，而是为了要达到其取代地球进而成为人类社会之霸主的野心。对于西留斯来说，唯一值得戒惧的就是地球，它的策略就是要使地球成为弱势团体，并且使球与殖民星球之间的友好关系产生裂痕。各个殖民星球不应该毫无理由地对地球加以指责。因为这项行为所可能带来的不是地球的灭亡，而是将来各个殖民星球可能隶属于西留斯，因而丧失现在所拥有的自由与未来。只有西留斯才是地政治协商会议与各个殖民星球共同的敌人，西留斯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悄悄一步一步地增加国力，增强军备，并且逐渐地完成间谍网。众人

好加强对于西留斯的注意……

当有人要求此一风声加以证实的时候，西留斯的首脑群们只是付诸一笑。当其他殖民星球的首脑们也只是笑一笑，不过那却是缺乏自信与健康的笑容。

如此一来，对于地球来说，西留斯成了公认的敌国。而且是可以加以操纵的敌人，只要地球一旦夸耀它的实力，那么西留斯除了卑躬屈膝地乞怜之外，别无选择，它的角色就好像是一个可怜的反派人物。但是就在地球对于西留斯里兰卡实力以及其所可能产生的威胁加以夸大宣传之际，却产生始料所不及的效果。

那就是开始有许多的人逐渐相信西留斯本身的确有凌驾地球的实力与意图。不权是西留斯以外的各个自治国，甚至还包括西留斯本身……。

最初，地球方面心怀不轨刻意地将西留斯的虚象加以夸大，并且沾沾自喜地观赏着这幅被涂上海市蜃楼彩的情景。希望藉此能使各个殖民星球对于西留斯的力量产生畏惧，自动地靠到地球这一边来，然后这一幕反抗的插曲也就此收场。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一定有人会以冷眼来旁观这一幕，例如有一位名叫马雷恩兹欧的记者就曾经写下了这一段充满讽刺的报导。

“……昨天晚上，附近的道路到处都淹水，因为地下所埋设的下水管破裂了，这可能是由西留斯星系所潜人的破坏工作人员所干下的勾当吧。另外涉嫌在F地区犯下的连续的纵火事件，使得民众惊慌不安的犯人，在今天早上被告了了，也可能是因为被由西留斯所潜人的间谍洗澡脑之后，才犯下如此的恶行。其他包括夏娃吃下禁果、虐杀美洲大陆人原住民、在百慕达海域使客船沉没等等，一定都是西留斯所有恐怖破坏行动的一部分。西留斯啊……，你将是一个万能的撒旦，而在历史上几立不摇的。”

这份有署名的报道一定会招致治安当局的愤怒与憎恶但是也不能以其言论活动不当为由而公然加以处罚，于是便胁迫经营者将报社迁往边境地区去。

在这此活动的过程当中，地球这一个将西留斯作为假想敌的政略也产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也就是说，有几个殖民星球由于对地球及度的

感,反而开始转向亲近西留斯这一方。因为要想能够反对地球的专横,除了依赖西留斯之外别无他途——而造成这种想法的,事实上就是地球本身。

对于地球来说,事态正在急剧地恶化当中。各个殖民星球接二连三好像骨牌友应似的开始与西留斯握手协商。地球政府眼见这种情形,就好像万虫穿身般地痛恶不绝,而就在这时候,西留斯也俨然登上了反地球阵营的盟主宝座。到了西历二六八九年,或许由于是西留斯的军事力量急剧地增强,令地球感受到强烈的威胁。地球终于决定要给予这个令它觉得浑身不舒服,犹如芒刺在背的西、留斯一个严厉的教训。

于是西留斯集结各个殖民星球的警备队进行共同训练,并且对之允诺将提供重军火武器等动作便于成了地球发动先制攻击的藉口,其所休取的闪电作战,在战术上是完全成功了,西留斯的主星第六行星隆多利那遭到了地球军的压制而以西留斯为首的各殖民星球的军队没有飞上宇宙,就已化成地上的残骸了。

获得完全的胜利之后,地球军纪低落的程度让堕落天使为之窃笑。而战后所发表的数字在战地司令部的操纵下更是虚而不实。例如,收押物资的数量被以多报少,而申报数字与实际数量之间的差额被收进了高级士官们的口袋当中。另一方面,敌军战死的人数则被过度夸大,实际战死人数为六0万的数字被灌水成为一五0万,但是为了让数字看起来更为逼真,竟然大量地残杀战斗员,然后将死尸分解,使之看来像是许多死尸的部分,如此的暴行竟然在战后平心静气地进行着。而已方战死的人数报告则以多报少,一些以死者的姓名送来的薪水竟然也有士官加以侵占私吞。

这个丑陋的笑剧在翌年,二六九0年于布利斯培恩市所召开的军法会议当中达到最高点。这场军法会议是根据一名为了取材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潜入战地的记者所提出的指挥而召开的,目的为了要证明地球军的士官将兵虚杀非战斗员的罪行。但是在会议中,站在证言台上的却只有地球军的将兵,而属于被害者住民的一方却连一名证人也沒有。到场的将兵理所当然地否认自己的罪行,甚至还表示非常地遗憾,自己为了维护祖国与同胞的名誉勇敢的上战场,但是却被动一名伪装成正义且无知的采访记者这种沽名的钓

誉的行为所贬谪,说着说着还一面留下了眼泪。最后军法会议宣判所有被告者无罪开释,而检举的一方则判以毁谤的罪名,并且从此以后军部得拒绝接受他的采访,在作了上述的宣判之后即宣告退庭。获得无罪开释的军人们兴高采烈地骑在战友的脖子上,沿着首都的主要街道大声地合唱着军歌。而讽刺可笑的是他们所唱的军歌曲名竟是“在正义的旗帜下”、“和平的守护”、“荣誉就是我的生命”、“勇者的凯旋”。

经历过这一次事件之后,地球军食髓知味,甚至认为不管是犯下多么残暴的滔天大罪,只要将事实加以歪曲,也是有可能可以免于刑责的,所以既然不用受刑景可以算了的话,那么不偷不抢岂不是白折损失。更何况虐杀非战斗员、对女性施加暴行、破坏都市、掠夺物资等等,比起和充满斗志与敌意的敌军作战不但容易的多,而且还更有实际利益可图。就在这种想法之下,军人已不再是军人,整个军部就好像是盗贼集团似地贼眉鼠眼的眼光探寻下一个理想的战场。

果然,不日之后,发生了“拉古朗市事件”。

就在前一次战斗当中,战败的殖民星联合军里有部分的败兵残卒带着武器逃进了拉古朗市,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地球军来说,更重要的一项事实是这个城市为隆多利那星上丰富天然资源的生产以及集散中心,也就是说,“地上的财富以及地下的财富全数都集中在拉古朗市”。地球军于是出动了大批的地面部队以及一五个机械化野战师团,以士兵和武器在城市地周围筑起一道墙,并且还动用了四个空中攻击师团和六个专精都市的战斗师团,布置成进入市街的冲锋阵势。原先预定攻陷的日期是五月九日,但是这个日期连续延期两次。一次是拉古朗市长玛萨立克拖着虚弱的病体前来交涉,希望能够取消攻击行动;另一次则是由于军部本身的总司令部作战局次长库雷朗波中将的战地部队的作虞提案不周全为由,再三地加以驳回,希望能够藉此阻止蛮横的暴行发生,但是这些努力最后均付诸流水,终于在五月一四日的晚上,一〇个师团的兵力分陆空两面冲陷进拉古朗市的市街中心。

位是事实上,这个攻陷的过程度并未与原先的计划完全一致。原来遭受大

批兵力包围下的拉古朗市当中,有部分势力团体由于恐惧,认为只要将流亡到拉古朗市的败兵残卒交给、地球军便可以免于遭受攻击,于是组成了自警团,开始搜捕流亡的残兵败卒。而遭受搜捕的一方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立场,更何况其本身也持有武器,没有道理要束手就缚,在两方冲突的情况下,市内的各个角落于是暴发了枪击战。午后八点二〇分,包围在西周的军队远远地看见市内西区的液化氧气槽炸所产生的熊熊火焰,于是便将此一意外事件当成是绝妙良机,立即展开攻击行动。

而人称“染血之夜”的梦魇也就此开始了。

当攻击行动开始时,包围在四周的士兵们所接受的命令可说是极度的激进。

“凡持有武器者、抵抗者一律射击。此外,涉嫌有武器者、可能企图抵抗者、以及其判断具有逃亡或隐匿者虞者也一律照此原则加以处置。”

事后军部宣称这个命令为了士兵本身的自卫与秩序的维持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言词之间也并未企图掩饰有煽动格杀勿论的意图。

攻进到市区当中的地球军洋但恣意地进行那些被动公开允许的杀戮与破坏行动,对于没有被公开允许但暗地也被默认为的暴行与掠夺更是热衷。市立美术馆当中所收藏的绘画与宝石雕刻品就在这个时候被抢夺一空,而贵重的古书之类的文化资助产竟被一些不懂得其宝价值的士兵视同粪土而付诸于火炬。

市内的北区为钻石原古研磨工场、黄金以及白金等等各类贵重金属的集中地,自然而然地便成了那些受利益薰心的地球军所攻击掠压的目标,由空中蜂拥而至的第二空中攻击师团与由陆地侵入的第五都市型战斗师团为了抢压财物,竟然在此发生冲突,演出了丑恶的内哄火拼场面。据统计,当时合计双方约有一五〇〇名的死亡人数,但后来的调查当中竟发现有六〇几具尸体上有被人由腹部切开的痕迹,具研判可能是为要抢夺被死者吞进腹中的钻石所造成的。而在一般普通的平民当中有这种类似被害情形的人数更高达一〇〇名以上,其中更不乏被人用军刀打碎下颚、硬被拨走金齿的才人、戴着贵重价值的耳环连着耳朵一起被抢走、或者戒指连同手指一起被切

下的女性尸体。

在“染血之夜”的一0个小时当中，遭地球军杀害的拉古朗市市民超过了九0万人，而遭破坏与掠压所产生的损失更高达一五0亿个共通单位。战地司令部捏造理由将绝大部分由士兵强夺而来的金钱财物私藏起来，最后对地球总司令部报告，在一场激战之后，终于将敌军排除，并且成功地控制了整个城市。

而未能有效地阻止友军野蛮行为的库雷朗波拿起了愤怒与忧伤的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一段话。

“人类社会中最恶劣的一种存在，大概就是缺乏羞耻心与自制电话的军队了。而我身处的工作地却正是这中地方。”

另外，在首都的军总司令部当中，那些一手拿着威士忌酒杯，一边看着通信荧幕，一边谈笑的军事干部们，听到了老将哈兹理特提督那令人心生厌恶原声音时，原有的醉意顿时消失了许多。

哈兹理特提督说：“各位官爷好像很愉快的样子，看到别人的城市燃烧起来似乎很高兴吧！说不定一0年之后，我们的首都也会遭到的相同的下场，各位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这个可能性呢？”

但是批评已方之过错的人，却永远是少数派，这两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在众人的白眼之下被孤立，不久之后便辞去了现职返乡归隐。

“有人说，拉古朗市发生了虐杀与掠夺事件，这要件就是一项不存在的事实。放出这种风声的人，很明显是有阴谋地企图要中伤地球军的名誉、捏造历史，应该要被打上叛徒的烙印。”

担任军部首席发言人的韦勃少将最初发表了这项声明，但过了三天之后，却又推翻了原本的说示。

“虐杀与掠夺的事件确实是有的，但是规模非常小，死者顶多只有两万人。而且加害于这些死者的并不是地球军，而是潜伏在该市区当中属于偏激派的游击队，他们企图嫁祸给地球军，让地球军来为他们自己的罪行背黑锅，并且藉以扩大反地球军的声浪。这种令人憎恶的丑陋行为，必定会遭致相对的报应。”

至于说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所发表的见解完全改变,以及究竟是经由什么样的推理与搜查过程,才导致这种结论的产生,这些重要的根据则只安未提。因为军部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巧辩,军队的任务在于惩罚那些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破坏秩序而且凶恶的武装势力。所以为了要彻底达成任务,现在则必须要对拉古朗市再进行一次扫荡作行动。

由“大扫荡”与“大捏造”所组合而成,被称为“两大”的行动当中,设定有三个目的,那就是对于前次掠夺行动当中所剩余的物资进行二次掠夺,消除所有的目击者,以及彻底镇压反地球势力。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地球军的行为的确是如同库雷朗波所说的,不但是丧失了自制心,而且还藉着其本身所谓的弹压而恣意乱行。但除此之外,或许还有第四个目的,也就是希望藉此让反地球阵营产生恐怖的心理,削减其反抗念头。但自古以来,这种作法从未曾有过成功的例子,反而只是唤起了民众憎恶与同仇敌慨的心理,由于这次“二度扫荡”的行动,死者的名单当中又增添了三五万人。

但是不管那只残酷镇压的手是如何地紧密,也会有几颗细微的砂粒由那看不见的指缝间溜过。而一些叫地球政府后悔,让各个行星欢欣鼓舞的事物就是由这些细微的砂粒当中衍生而出。

在扫荡行动的当时,二五岁的立体电视广播记者卡雷·帕姆格恩在军队盘查的时候,因为拒绝接受持有物品的检查,被士兵以雷射来福枪的枪柄乱打一顿,以致于身负重伤而失去意识,后来他在那堆象山一样高的尸体当中恢复了意识,一边眼看着同胞的尸体被淋上液体火箭燃料烧了起来,一边趁着尸体焚烧时所产生的烟雾,终于成功地逃了出来。

威斯罗·凯涅司·塔恩,二三岁,担任金属镭矿矿山的会计工作,并且是劳动联盟的书记。他因为由公寓房子的窗户往下俯视进行中的军队,而被一名酒醉的士兵用枪射击,子弹的光束贯穿了在他身旁的母亲额头。当他提出控诉的时候,不但被置之不理,反而还诬陷杀母的罪名。最后他逃进矿山,在摆脱了追兵之后即消失无踪。

裘利欧·法兰克尔,二〇岁,在医科大学的附属机关念药草学,用一本多达二〇〇〇页的药草图监,打碎了那名强暴他女友的地球军士兵的头之后,

钻进了事发现场的地下水道内，无奈地成为一名逃亡者，当他终于成功地逃脱出来之后，他获知女友已经自杀身亡的消息。

查欧·尤伊鲁恩，一九岁，在音乐学校里学习作曲，对于政治与革命没有一点兴趣或关心，却在保安部队一次疯狂击当中，失去了从小将他养大，犹如亲生父母一般的哥哥和嫂嫂，他抱着年仅三岁的侄子，由燃烧的拉古朗市逃了出来。

这四个人侥幸地活了下来，之后成了非常有名的人物。除了他们之外，远望着自己的城市街坊在大火中化成灰烬，立誓要对地球军复仇讨回这笔血债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大部分的人却在半途就不支倒地，最后饮恨无名而终。

“拉古朗市的残余灰烬当中，所剩下的是已化为灰炭的壮大废墟、一二五万名的死者，二五〇万名的伤残者、四〇万名被俘的囚犯，以及四名复仇者。”

这样的说法并不见得完全适当，因为这四名年轻人在一四年后，企图将地球政府由权力与荣华安乐椅上踢下来的动机当中，不完全只是单纯的复仇心而已。只是他们所持有的理想与理念的深切处，拉古朗市在大火之中化成灰烬的幻影，或许仍不时无声地浮现出来。

这四个最初齐聚一堂的地方，是位于中立地带的普罗奇喜马星系里的第五行星普罗歇尔皮那上，时间是西历二六九一年的二月八日。虽然说在这之前，他们也曾反在反地球派的根据地上互相见过对方，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而这一次则是他们正式地互相介绍自己的名字。

尔后，这四人任务的分派上很自然地产生了，并且被动后世称作是“适才适所的最佳典范”。帕姆格恩凭着理念以及他所擅长的言论，进行统合反地球阵营与启发市民的工作，并且以他本身在精神方面的领导与组织能力，成了反地球统一战线的象征。而塔恩则因为在财政方面具有特殊敏锐的触觉，以及质量丰富的行政处理能力，所以成功地反为反地球统一战线整经济的基础，并且以他具有野心的经济建设计划，使得低开发星域的生产力“不只是提升更是跃进”，此外，所有的生产作物也能够有效率的流通机构上流通。法兰克尔则是在反地球的实际作战组织“黑旗军(BFF)”当中担任总司令官，将本业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革命派集结起来加以编排，予以组织化，并由